

关于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记忆容器与文化载体的研究

张悦群¹, 高宇²

(1.天津理工大学, 天津 300384; 2.南开大学, 天津 300071)

摘要: **目的** 探究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记忆容器与文化载体的双重功能, 研究城市文化传承和创新的全新可能性。**方法** 通过分析工业遗产这一概念及其文化层面的相关特征来研究工业遗产对于城市记忆与文化的开发潜力的影响。**结论** 工业作为现代城市发展的技术基础, 其遗产事实上承载着工业时代以来的城市记忆, 这对从全新的层面认识工业遗产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如何理解工业遗产的处理与城市建设的关系对于未来的城市文化建设有全新的启发。

关键词: 工业遗产; 城市记忆; 城市文化

中图分类号: TB4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7)10-0218-05

Industrial Heritage as a Container of City Memory Container and Cultural Carrier

ZHANG Yue-qun¹, GAO Yu²

(1.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384, China; 2.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explore the dual func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s a container of urban memory and cultural carrier, study the new possibilities of urba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oncep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its cultural-related characteristics, it studies the impac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on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city memory and culture. We conclude that slip cue validity will also be affected by two aspects of group identification habits and external disturbance degree. As the technical base of modern urban development, the heritage of the industry is in fact bearing the memory of the city since the industrial era, which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for recognizing the industrial heritage from a new level. How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eatment of industrial heritage and urban construction has a new inspir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ture urban culture.

KEY WORDS: Industrial heritage; city memory; urban culture

对于工业遗产的理解,从内涵广度上可以划分为3个层级:即工业遗产作为技术革新的物证;工业遗产作为社会进步的象征;以及这里希望强调的工业遗产作为文化变迁的集中表现。事实上,工业遗产所保存的不仅是过去的技术或单纯的物质遗产,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物质材料表面背后丰富的精神内涵。同时,工业遗产的保护与改造并不仅仅在于对厂房及设备构筑物及设备进行实际的适应性再利用上,而且更在于在此基础上保存并帮助人们理解其在时间推移过程中的变化。

1 何为工业遗产

1.1 工业遗产的概念

工业遗址留存或工业遗产是我们司空见惯、业已

形成的环境与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遗址既作为我们身处的城市、乡镇及农村地区之过去的有形的证据存在,又作为无形的线索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其历史沿革。在此之前,准确理解工业遗产的含义尤为重要。就文化遗产单位物质组成部分,文化遗产的物质结构包含遗产实体和周边环境,是人类创造性的见证,体现了地区建设发展的延续性和地区环境的整体性^[1]。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委员会根据《下塔吉尔宪章》对工业遗产给出的官方定义为理解工业遗产所具有的不同侧面提供了丰富的向度:工业遗产,由所有那些具有历史、技术、社会、建筑学或是科学价值的工业文明残余物构成,这些残余物包括建筑、机器、车间、作坊以及工厂,包括矿区及其配套加工和精炼设施,仓储与库房,生产、传递和运输、使用能源的场所及其所有基础设施,同样也包括工业周边的社会活

收稿日期: 2017-01-20

基金项目: 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房管局)科研项目

作者简介: 张悦群(1985—),女,山东人,硕士,天津理工大学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艺术与工业设计。

动场所,例如住宅、宗教与教育场所。工业遗产既是一种技术遗产,又是经济和社会遗产^[2]。工业遗产是一种非凡的文化遗产,然而其非凡性的背后也有着诸多挑战,例如其涉及复杂的技术、其经济权重、规模和量级的大小、其社会影响以及一些妨害对其欣赏的消极观点等。工业遗产可以被比喻为一种文化用品,并且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一种。其价值不仅局限于工业考古学的范畴。由于其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以及分布广泛,反而是建筑师、建造者还有城市规划者有更多的机会研究和再利用这些建筑,这一低能耗的活动同时被环保主义者所接受,并借以传递其可持续发展的宗旨。

1.2 城市学视角下的工业遗产

作为城市规划者,适应性使用和再利用工业废弃建筑是当下工业遗产改造中最主要的两种策略。其原因主要在于:世界范围内很多城镇都逐渐开始将旅游业作为城市经济的重心,工业遗产在这方面的潜力很容易被发掘;同时,工业遗产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教育材料和教育资源,从而被教育系统广泛加以利用。此外,工业遗产场所本身存在一种固有的证据性价值,在工业已经以及正在发生其变革性结果的地区广泛而持续地被学院及研究机构所关注。有意思的一点是,上述这些涉及工厂建筑再利用、城市再生以及工业历史诠释的例证并非主要来自工业革命的摇篮区域,反而是在上海、纽约和伊斯坦布尔这样的新兴地区分布得更广泛。

工业遗产好比当今时代和昨日世界的连接点,依据它们为线索能够清晰地讲述不同时代的经济、建筑以及技术等不同层面的成就,也能够一探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以及原材料使用的变迁;同样,工业遗产也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工业发展兴衰的明证,而工业发展兴衰在近现代城市、区域甚至国家发展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的产生与发展改变了社会结构,而其兴衰也左右着社会结构的演变和沿革。

1.3 工业遗产是一种文化景观

根据隶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发表的《世界遗产公约执行操作指南》,文化景观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一种具有文化属性的财产,它的呈现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共同造成的结果。文化景观描绘了人类社会与居住地在客观自然环境的约束、机遇以及持续的内外社会、经济、文化力量之间不断进化发展的历史。

工业遗产作为人类文明在工业化阶段的证据,以工业景观的形式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空间中,实际上提供了人类在工业文明发展阶段的确凿的时空线索,是工业现代化的有形标志物。工业遗产记录了土地使用

方式的变化的深刻影响,记录了城市的兴起和飞速发展,记录了经济、社会结构的改变,见证了一片区域甚至一个国家的具体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历程;另一方面,工业遗产由于其组成元素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例如机械、相关设备、文献、交通工具、周边住宅等,实际上成为了一个文化复合体。

在当代语境下,工业遗产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在其中包含着各种相关要素的标签。深入研究、保护或再利用工业遗产的重心要立足于这样一个问题,即我们究竟从已经过去的两个世纪里那些被工业化所改变的社会中,选择、继承和受益于哪些重要的价值和精神,并希望将其传递给未来的一代人。

2 遗址还是遗产

工业遗产的发现,或者说工业遗产走进人们关注的视野,是工业发展自身带来的结果。总的来说,工业遗产的出现与技术革命密切相关,一是技术工艺的革新导致过时的旧技术、旧工艺、旧设备遭到淘汰;二是能源与原材料的更新与发展导致传统能源与原材料企业退出历史舞台;三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中传统工业的转型;四是城市规划建设中对工业企业空间布局的调整^[3]。工业遗址兼具历史、美学、社会以及技术层面的重要性,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有可能作为一种时代象征或情感依托从而为周边相关联的社区所喜爱和珍视,也有可能被视为难以令人赏心悦目的荒废和衰退的意象,遭到抛弃。它既可能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视为可加以利用的资源,也有可能被视为某种需要通过彻底拆除来解决的隐患或问题。例如,根据英国遗产保护机构的研究,英国记录在案的工业建筑比其他任何形式的遗产都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安全问题,其通常无法得到完善的重视和保护的原因之一即在于作为工业遗产,人们通常并不会将其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形式来看待;另外一个原因在于建筑初始的功能与用途发生变化,过时的技术也不足以支撑长期的使用。事实上,在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遗址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对废弃设施、建筑以及区域的改造和适应性再利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这样一种策略已经被广泛地认可并应用在世界各地的改造项目中,特别是针对废弃工业建筑和区域的改造。然而,其中的大多数项目相对孤立,并呈现出一种偏重个体建筑、侧重功能主义的、利用建筑空间构造进行改造的趋势,强调空间和场所功能的再发掘和再使用,强调建筑技术。事实上,着眼于区域的优化规划及城市全局的未来发展,将工业遗产笼统地当作遗址来看待,局限于对实际建筑空间和构造的技术性改造不免显得有些片面。在国内,许多工业遗产建筑在旧瓶换新酒之后,出现了消

化不良的现象,即单一而呆板的外部空间缺乏新的空间活力,既存的旧工业空间与工业社区之间的隔阂不是得到缓解而是因为局部的空间升级而被强化了,许多被倾力打造的工业遗产建筑最后也只能落得城市雕塑(孤立与空置)或都市盆景(肌理不融与空间分异)的境遇^[4]。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工业遗址改造工程背后并没有充分的论文集和参考资料作为基础,因此,相比之下更迫切的问题在于缺少系统的、关于工业遗产的学科领域为其奠定理论根基,从而将其囊括到文化领域的范围来探讨。

3 工业遗产作为城市历史的延续

3.1 工业遗产作为城市记忆的延续

美国资深建筑评论家赫克斯特布尔曾在其早年一篇名为《生动原创还是死板照搬》的论文中认为,历史价值将建筑变成了无意义的老古董,而建筑应当成为不断发展的城市的组成要素。这就是说,一座建筑是由其使用性和功能性来评估的。如若不然,我们能看到的就只有那难以接近的,陈旧废弃的老城区^[5]。当我们出于保存和保护的角度判断一个事是否属于遗产时,时间和年代往往成为其历史及重要性的等价物。然而,年代确实是历史价值的重要方面,却不一定是唯一重要或最重要的方面。遗产作为文化身份的促成与构建因素,其重要性不仅来自于年代久远与否,而且还在于其身上是否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存在^[6]。如果说工业遗产的外在体现在其各种物质组成如各种建筑物及设备残余上,其内在便留存在其周边的社区中,在社区一代又一代成员的精神和记忆中。工业带来城市,城市的记忆事实上在很大程度,或是在开端阶段,是对工业的记忆。而工业遗产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残留,即厂区建筑空间及人们内心的记忆,也在事实上不断地塑造着城市的空间肌理和精神面貌。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之所以在城市记忆这一特定语境下探讨工业遗产,目的在于强调工业遗产的一种特殊性质。工业遗产建筑作为一种特定的、承载着城市的时代、集体记忆的场所,并不比将其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建筑。博物馆建筑的目的是通过诸如保存和修复的方式来展现特定时期的历史,将其限制在某一阶段、或只是选择了历史的某一部分,而对于其在当下的功能来说,除去单纯的展示以外并没有更多可能性。

而工业遗产要在承载历史记忆的同时,在当下语境中仍开放其丰富的可能性,这就要求它本身的变化发展过程也是工业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但要表现其当下的状况及状态,而且还要满足对历史的表现,其关键以及核心的意义在于:在过去和当下之间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点,以向未来保留

更多的可能性。

3.2 工业遗产作为城市文化的延续

城市在很大的程度上依赖老街区的存在,很难想象若想象没有老街区,那些富有生气的街道和区域该如何发展。这里所谓的老建筑不是指那种老古董,即那些被重建得美轮美奂的老建筑,更包括大量的平淡朴素、价值不高、以及一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7]。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中,工业化为其社会经济带来的最深远影响毫无疑问是城市化。当今世界,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城镇人口超过乡村的情况,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标准的进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显著增长,先进的国力与全球地位的提升等都是工业化的特质。另外,在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发展变化上,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全球化的概念都深深植根于工业的发展。工业的物质遗产作为历史特定时期的现实证据,其固有价值是内在于其中的。然而,作为工业考古学范畴的证据的重要性并非工业遗址和景观的唯一价值,也并非其最主要的意义。

工业遗产具有广泛、深远的社会、文化层面重要性,因为它是人们特定历史时期生活的记录,这种记录提供了关乎历史、关乎身份定位的重要意义。同时,也关系到特定的城市、某一类特定产业、某一具体企业、某些工业社区,或关系到某一特定的贸易种类,以及某种技艺。又如,工业遗产在制造业、工程和建筑业等的发展沿革中,具有相应的科学和技术价值,或是具有源自于建筑形式、设计及规划角度的美学特质等。

所有上述这些价值都固有地存在于工业遗址本身,不仅在起组织结构和部件构成中,而且在机械装置、景观环境和书面的档案资料中,也以无形的记录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传统和习惯中。例如,一些特定的、被淘汰的工业加工工艺可能还涉及独特的人工技术,这种极为重要的资源是无法失而复得的,应当被精心地记录成为文献从而传递给下一代。

如同文化本身的定义一样,城市文化也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研究工业文化或其遗产为城市文化层面带来的影响,也要从城市文化的多种组成要素入手。工业催生城市的兴起与快速发展。工业遗产是城市文化景观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很容易借助这个来参考和定义一个区域、想象该区域的居民和他们的生活面貌。在这个过程中,准确的理解是成功的关键。

4 工业遗产作为城市文化的归属

4.1 工业遗产作为社区文化的归属

工业遗产对周边的社区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

为一个社区提供身份的认同感,基于一个场所永恒的印记。总体来说,修缮和重新使用现代工业遗产并不是全部目的,其意义在于由此为出发点将城市中的后工业区域转变成为以社区为先导的新型区域。废弃的工业建筑上往往保留着昔日的印记,是社区价值所附着和被挖掘的源泉。由于城市产业结构与用地结构的调整,城市工业遗产成了城市中的衰落地区,除了遗留下市民的共同的回忆,也带来了各种经济、社会、生态问题^[8]。一方面,它是往日社区生活面貌的一个具象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可能是这片社区实际生计的基本来源。然而遗址的建筑构造、其存在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以及其沿革演变有可能会对当下人们对遗址本身的态度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积极的因素使人们将其视为昔日骄傲的象征或是重要记忆的载体,消极的因素也会使人视其为萧条和衰落的隐喻。

工业遗产是延续周边社区文化的重要依据,其固有的历史中可以创造出新的内涵和身份,由此便能够确保在并不稳定的社区变迁中仍旧保留遗产本身品质、特质的连续性,使其在时代的变化潮流中保持自己的魅力。社区公众对于工业遗产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遗址维护和再利用的过程中,如何对当地社区民众进行意见咨询,如何妥善调和不同社区民众对遗址的多种期待,以及如何调和其项目建筑师的想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很多优秀的工业遗址维护和改造项目在最初都是由当地社区的居民发起的,例如纽约的高线公园。

纽约市的高线公园是一个优秀的城市公园范例。这一项目利用一条废弃的高架路段并赋予了新的用途,遵循了生态可持续、城市再生与适应性再利用等原则。工业遗产保护与创新手段结合,为城市居住区、野生动植物与人们打造了一条城市走廊。除了为纽约市提供了有价值的开放空间之外,高线还为社区和邻里创造了经济的动力,为文化机构、商业和居住的发展吸引了投资。由纽约高线公园的成功引发的高线效应。例如,自2012年启动的,由公共空间设计基金组织,并联合纽约市交通部联合进行的名为“高架之下”的公共空间改造项目,在纽约之外,高线效应也使得本土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启动了对当地工业遗产的调研及改造项目,开创了一种富有人文厚度和生气的城市新文化气质。

4.2 工业遗产作为城市新文化的资源

在定义和诠释任何一座建筑或一条街区时,了解一个场所的内涵都是最重要的一步。理解一个场所,便是理解我们的存在。所谓场所精神简单来说就是指一个场地或场所内含的某种精神内容。在其拉丁语的出处中,genius loci指的是一个场所的守护精神;在当代的语境中,genius loci的含义通常指的是一个场

地或地点所具有的某种独特的气氛,或叫场所的靈魂。场所精神是一座建筑物所有物质和象征价值的总和,这个概念在当下建筑和建造领域中时常被提及,但重视程度仍然不足。根据Herbertson的理论:场所精神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进程演变带来的结果,它呈现了一种多层次的场所生产过程,在其中,自然、文化与人种族、审美等考量相互影响与结合。与场所精神相对应的、时常被提到的一个概念就是所谓的时代精神:场所精神和时代精神指的是一个场所精神内涵和一段时代的精神内容。一个场所的精神内涵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变化;它改变着人与其所属区域的联系。历史学家们必须在大周期中认真考虑这两种因素;地质学家也必须在尝试理解区域意识时考虑这两个要素^[9]。时间这个要素与(人造的)场所是相融的,同属一个整体。这里涉及到一个使用建筑物和构筑物来呈现时间的证据这样一种理解方式,而且这种理解方式应当保持一种恒常性,由此建筑物就能够在时间的变迁中保留自身的个性。具体来说,一处场所在时间历程中的变化会不断深化场所精神的内涵以及其在一个具体地点的意义。虽然工业遗产是一个全球化的普遍现象,而且工业建筑物多数也呈现着一种所谓的“非地方性”、“国际风格”,但是理解工业遗产的深刻意义,需要考虑其与具体地点与场所之间的特殊联系。理解一个场所的传统对于了解该场所的特殊性、唯一性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是这个地方潜在未来面貌、可能的发展趋势的映像和投射。

工业遗产是一个容易被曲解的遗产。最糟糕的情况,在于它有可能被简单地看作城市锈带,或是某种危险的、有毒的荒野;最好的情况是人们会认为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源,可以进行再利用,能够领导社区再造,创造财富和机遇,在构筑新的商业前景同时,增强文化身份;同时,它可以提供一个生动的回忆,借以追溯今天的世界如何通过工业带动社区,为城镇发展提供脉动,从而一步一步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样子。

Emscher Park是整片后工业区域再生的范例,曾经作为欧洲煤炭和钢铁工业的核心地区如今已经实现重生。由北莱茵-威斯特法兰州政府、德国联邦政府、欧盟以及私人部门共同投入巨额资金,以严密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规划与管理,将分布在近8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工业废弃物以生态的框架和原则进行处理。将有污染的工业设备与残留物移除并以带状的绿地取而代之,同时翻修旧的工业建筑并建成新的居住生活区。鲁尔工业区的改造和修复为全世界多个地区提供了参考和借鉴。

从鲁尔工业区到Emscher Park规划改造原则有如下4条:(1)重新使用工业污染地带,使工业废弃物变为可利用的资源,避免破坏原本未经开发的绿

地;(2)延续可保留的现有建筑物的生命为第一选择,修建新的建筑为第二选择;(3)使用生态无害的方式来修建新的建筑和适应性再利用旧的建筑;(4)推动当地的生产与就业结构向环境友好的方向发展。

5 结语

工业遗产直观地反映了人类社会的工业时代的发展历程,具有历史的、社会的、科技的、经济的和审美的等多种价值。城市中的工业遗产作为历史特定时期城市社会发展的物质载体,见证了人类巨大变革时期社会的城市生活,保存了城市重要的发展记忆,丰厚了城市历史文化底蕴,是社会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证^[10]。工业遗产作为工业文明的余音,埋藏其中、回响在其间的是社会变革发展的向度。它集中体现了社会进程的变迁,不仅记录了历史的跨度,而且表明了历史的方向,这无疑具有非常大的遗产价值。任何改造行动前最重要的准备工作,都要落在准确定义价值这一点上。需要优秀的建筑师以及史学家对工业遗产固有的品质进行正确的认识和判断,才能确保改造工作能够增强而非削弱其核心价值。

参考文献:

- [1] 张松, 镇雪峰. 遗产保护完整性的评估因素及其社会价值[M]. 北京: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07.
ZHANG Song, ZHEN Xue-feng. The Evaluation Factors of the Integrity of Heritage Protection and Its Social Value[M]. Beijing: Urban Planning Society of China, 2007.
- [2] 陈凡, 吕正春, 陈红兵. 工业遗产价值向度探析[J]. 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2013(5): 72—76.
CHEN Fan, LYU Zheng-chun, CHEN Hong-bing. Study on the Value of the Industrial Heritage[J]. Studies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3, 30(5): 72—76.
- [3] 徐艳芳, 王蔚. 文化产业视角下工业遗产价值实现模式研究[J]. 学习与实践, 2013(10):108—113.
- XU Yan-fang, WANG Wei. Study on the Mode of Industrial Heritage Value Re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ndustry[J]. Study and Practice, 2013 (10):108—113.
- [4] 肖竞, 曹珂. 从“刨钉解纽”的创痛到“借市还魂”的困局——市场导向下历史街区商业化现象的反思[J]. 建筑学报, 2012(1): 6—13.
XIAO Jing, CAO Ke. From The Pain of "Dismembering an ox as Skillfully as a Butcher" to the Dilemma of "Using a Corpse To Resurrect a Dead Soul": Reflections on the Phenomenon of Commercialization of Historic Districts under the Guidance of Market[J]. 2012(1): 6—13.
- [5] HUXTABLE. Lively Original Versus Dead Copy[J]. Will They Ever Finish Bruckner Boulevar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4).
- [6] BENJAMIN C. Adaptive Reuse: Preservation's Next Argument.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Architecture[J]. 2005(5): 129—133.
- [7] ANA. Sustainable Regeneration of Industrial Buildings to Assure Modern Day Necessities Innovation and Design as Drivers of Sustainability and Development in Odivelas[D]. NewYork: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2013(7): 9—10.
- [8] 张毅杉, 夏健. 塑造再生的城市细胞——城市工业遗产的保护与再利用研究[J]. 城市规划, 2008(2): 22—26.
ZHANG Yi-shan, XIA Jian. Mold Regenerated City Cells: Protection and Reuse of City Industrial Heritages[J]. City Planning Review, 2008(2): 22—26.
- [9] MOSHAVER. Re Architecture: Old and New In Adaptive Reuse of Modern Industrial Heritage[D]. New York: Association of Collegiate Schools of Architecture, 2011(8): 22—24.
- [10] 王晶, 李浩, 王辉. 城市工业遗产保护更新——一种构建创意城市的重要途径[J]. 国际城市规划, 2012(3): 60—64.
WANG Jing, LI Hao, WANG Hui. Protection and Regeneration of Industrial Heritages: A Significant Way to Develop Creative Cities[J].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2012(3): 60—64.